



西花园一百多年，苏卅初办过园事，一所学校，两个像曹雪芹一般大的孩子，来了。男孩是费孝通，女孩是杨绛，他们在同一个班里读书，也有也是这个园子的灵动与灵气，真他们不一般，之后都成了大师级大家。又过了几年，这个园子又走来来了一个女孩，也如杨绛当年近来的时候一般大，彭子冈，走出去以后，成为当时的记者，这些孩子们在这个园子有福的，不仅有山石有流水风，更重要的是遇到了一些老师，蔡元培会来给他们讲美，胡适会来，给他们讲大观园，后来，叶圣陶也来了，给他们讲写作，张羽驰后也来了，就是那个发现与铜钱、红岩之张，当年他自己也很年少，他与比他小了多少的孩子们，坐在西花园的草地上，讲文学、讲人性。

西花园的雨

唐 岚/主编

这是个钟灵毓秀的园子。曹雪芹走后，过了一百多年，苏州织造署成了一所学校。两个豫曹雪芹一般大的孩子来了，男孩是费孝通，女孩是杨绛。他们在同一个班里读书，也许也是这个园子的灵动与灵气，让他们不一般，之后都成了大作家大文豪。又过了几年，这个园子又走进来了一个女孩，她也如杨绛当年进来的时候一般大，她叫彭子冈，走出去以后，成为当时最有名的记者。这些孩子们在这个园子里是有福的，不仅有山石清流、修竹清风，更主要的是遇到了一些好老师，蔡元培会亲自给他们讲美，胡适会来给他们讲大观园，后来，叶圣陶也来了，给他们讲写作，张羽随后也来了，就是那个发现与编辑《红岩》的张羽，当年他自己也很年少，他与比他小不了多少的孩子们，坐在西花园的草地，讲文学、讲人性。

西花园的雨

唐 岚 / 主编

文匯出版社

主 编 :

唐 岚

副主编 :

秦兆基

编委会主任 :

柳袁照

编委会副主任 :

耿昌洪 李 丹 罗 强 徐 蕾 张惠钰

编 委 (按姓氏) :

艾燕蕾 陈婷婷 陈卫华 顾丽君 瞿 璐

金 泓 柳袁照 秦兆基 阙红芳 孙 洁

唐 岚 张慧琪 周 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花园的雨 / 唐岚主编.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496-1023-5

I . ①西… II . ①唐… III .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9993 号

西花园的雨

主 编 / 唐 岚

责任编辑 / 吴 斐

装帧设计 / 周 丹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印刷装订 / 苏州市大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29.5

字 数 / 300千

ISBN 978-7-5496-1023-5

定 价 / 68.00元

序一

重回母校

黄会林

那一年秋天，第十六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苏州的金鸡湖畔举行，我作为评委又一次回到了这里。说“又”是因为苏州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苏州时，我家住在苏州有名的观前街承德里。观前街因为地处当时中国最著名的道观“玄妙观”之前而得名，当时位于苏州古城的正中间，是苏州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区。我父亲因为工作变故，去了上海谋生，让我和哥哥随同祖母和继母在苏州生活，于是我们就在苏州安顿了下来。

我又开始了学业，那年我14岁，进入了当时苏州最好的振华女中读书，即如今的苏州第十中学。记得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评价说：“振华是数一数二的学校，是振兴女子教育最早的先锋。”杨绛先生在振华女中做过校长。振华女中出了许多人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该校当时招收的唯一男生）、物理学家何泽慧、建筑学家顾添籁、翻译家严维民等都是我们的学长。

振华女中校园为清顺治三年（1646）设立的苏州织造署旧址——《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任织造，环境非常雅致。织造署的西花园为皇帝行宫后花园，康熙六下江南，乾隆六次南巡，都下榻在那里。记得当时校园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假山池沼相得益彰。

在振华女中，我开始接触一些进步思想。振华女中有一个规矩，就是

初一年级的学生会相应配一个高一年级的学生帮助学习和生活。给我配的高中学长叫叶梅娟，她后来长期担任康克清的秘书，成为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叶梅娟在振华时已经是进步青年，而且还是地下党员。当然我们是不知情的，就记得她带着我参加了许多学生爱国活动，参加演讲会、辩论会，学习进步歌曲和扭秧歌。我当时虽然只有 14 岁，但也懂得一些社会上的事情，开始了解时局了。可以说，振华女中是我人生道路最初的引导者。

金鸡湖电影节期间，我一直想抽空回到母校看一看，离开六十年了，对母校、对那里的一草一木，真是越来越想念。由于好友苏州大学朱栋霖教授的帮助，我终于回到了母校。

走进校园，接待我们的是柳袁照校长。对这位校长我早有耳闻，是诗人，也是作家。在他的引领下，我又走进了母校的亭台楼阁，房屋、亭子、碑石，还都在那里，只是再见到时觉得恍如隔世。柳校长很健谈，对这里的一切如数家珍，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早已经把学校当成家来珍爱的校长，这里的学生真是有幸了。

对于我，这里又何尝不是我少年时的家呢，我是寻根来了。之后回到北京，我欣然接受了担任苏州振华女校（苏州十中）北京校友会会长的重托，这对我而言是一份工作，也是我众多工作中，最为神圣的，有生之年能为母校及校友们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真是我最大的荣幸。

2012 年的元旦，《中国教育报》刊登了“2011 年教育文化之旅上的十件事”，“首届全国中学生校园诗会”和“第十八届大学生电影节”同列其中。令我惊讶的是，被媒体称作“校园童话”的“中学生诗会”竟是在我的母校鸣金开锣的。“首届”，就意味着还有第二届、第三届……在今天这个教育追逐功利的时代，能这样去做，多么不容易啊。

我不由得想到“大学生电影节”的初创时期。那年我 58 岁，还有 3 年退休，校领导却要我担任艺术系系主任，当时，整个艺术系开创影视专业的人员，加上我这个系主任，也只有几名教师，就连基本的办学条件都十分简陋，师大北校辅仁大学旧址后院的一个化学药品小仓库就是创建专业的“大本营”。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萌发了要办一个大学生自己的电影节的想法，

对于刚刚成立的北师大艺术系来说，举办电影节似乎有些异想天开。为了寻找赞助单位，我到处碰壁，好不容易筹到了 15 万，但有了钱还不行，还要有电影和观众。于是，我又和系里的年轻同事、学生一起奔波于北京各大高校和电影公司，说服各相关部门的领导和电影界有关人士，借他们的威望去拉免费的拷贝。没想到的是，凭着一股“傻劲”，我们成功了，这一心血来潮迅速得到了全国大学生们的热烈响应，数以万计的大学生们开始重新涌进学校的大礼堂，甚至在露天操场上重温儿时看电影的幸福时光。

今天，“大学生电影节”已经 20 岁了，这是二十年的文化坚持与突围。从第一届开始，我们只是衷心希望为朝气勃发的青年学生们，提供一次积极参与当代电影文化建设的机会，也为举步维艰的中国电影，打开一扇了解当代青年和大学生们充满期望的窗口。

“首届全国中学生校园诗会”作为序幕，在我的母校隆重拉开了，这其中的艰辛，我不得而知，但从被媒体称作“校园童话”来看，受到的阻力以及面对的舆论压力一定不小，付出的辛劳可见一斑，我不得不说，柳袁照校长实在是一位充满人文情怀的教育家，这种文化的坚持与突围是需要勇气与意志力的。我曾说过“校园戏剧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无可替代，它是承载学子青春活力和创造梦想的最佳载体”，而母校开创的诗会又何尝不是承载学子青春活力和创造梦想的最佳载体呢？大学也好，中学也罢，校园本身就是文化复兴的地方。

大学生电影节今天 20 岁了，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也衷心祝愿母校创办的中学生诗会能一年年走向成熟，有无数个 20 岁等在后面。

今年 9 月，柳校长打来电话，要我为这本《西花园的雨》——母校校友、校董的散文集写一篇序。打开简介，蔡元培、章太炎、于右任、叶楚伧……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让我内心充满景仰与敬畏，同时也看到一代代新生力量的崛起，真是后生可畏。这是一个学校百年来的积淀，是校园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章节，我深深地为母校感到骄傲。为了感谢母校的前辈们对我生命的滋养，也为了表达对后生的敬佩，我写下以上这些文字。姑且算“序”吧。

序二

风雨，故人来

唐嵐

很多次，站在名人故居的门前，读其简章：某某，文学家、教育家，或者是某某，革命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我每每会被这些“家”的定语震慑住，内心无比敬畏，他们于我，好比是一个帝王年轻时用过的一个名字——曌，太阳、月亮、晴空，都浓缩在了短短一章的简介里。日月星辰，与我隔着的，何止是茫茫大荒的距离。

而此刻，我在编一本校友散文集，蔡元培、章太炎、叶圣陶、费孝通、杨绛、何泽慧……这些璨若北辰的名字，竟从四窗来叩，我不必从星云中去寻他们，而仿似淋漓在雨中，感知他们，如此真切。

—

今年夏天，穿过戈壁，我终于站在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

我是来圆一个沙漠梦的。那些亿万年来此消彼长的沙丘的轮廓、酡红的夕阳、橙黄的沙海，或者，是一遍遍重复的沙涛怒吼的节拍……都是我想寻找的完全不同于江南的气息。

我们开着车，在沙漠公路上循迹而来。傍晚八点了，依旧皓日当空，公路两旁，是百米宽的绿化带，生长着沙棘、红柳等沙漠植物。我举着相机，一次次地试图越过它们，去捕捉我以为的沙漠景色。

随行的朋友是当地人，我观光客似的急切一览无遗地落在了她的眼里。

“你看到那些红顶蓝墙的小房子了吗？”她问。

“看到了。”我举着相机，回答得漫不经心。

“那是水井房，这条公路上一共有 114 个，里面住的都是沙漠夫妻，专门负责路旁植物的滴灌养护。从城市到这里，每一棵树都是人工种植的，关键还不能全部成活，要一遍遍重新来过，所以当地人对植物是极其珍视的。”

哦，原来如此，我开始肃容。

“但在这里，能耐得住寂寞的有几人？”她发出一声感叹。

是啊，有几人？我不过是个来寻找寂寞的过客，我欣赏着死亡逼视大化的苍凉，但当我赤足走进沙海，却被烫得落荒而逃……如果要我一生一世面对这片沙海，除非给我一个一生一世的理由。

但是，这些原住民，一株一株，竟让这些树（我们这群江南人不屑一顾的灌木）插枝重生了。

他们挖井汲水，一根根细细的水管铺设在沙棘、红柳或者是叫做莎莎的灌木下面，点点滴滴，润泽着水滴下去都会嗤一声帽起白烟的沙海，而滴水穿“沙”，生命居然落地生根、拔节生长了！

这是不是像极了儒家的“儒”字？许慎说儒的本意是“柔”，段玉裁说“儒”与“濡”相通。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逝雨无痕，静默花开。

——多好的诠释啊！

当西部的边民为普世的大旱跪求一点甘霖而高唱《祈雨词》、质问着：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我们却可以执着伞，走进杏坛，去接收一个子民应有的教化，日雕月琢间，我们被渐润渐濡，不用武力的征伐，“教化渐兴，暴戾之气亦渐祛”（章太炎《原儒》）。

我又想到了那个席不暇暖的圣人，听到他喃喃自语“知其不可而为之”；然后，看到越来越多的丹漆随梦的身影，从两千年前那个万窍含风的雨夜，走到今天，大雨滂沱——你、我们，也许从没经历过这么大的一场雨，而且不必求，它就滂滂沛沛地落进了这个园子里。

二

灯下，我在看画，确切地说，是一轴苏绣——戴进的《风雨归舟图》。

长长的卷轴展开，一派远山近水。渊沉的底色上，深黛的土皋含情、湖水泼绿，泊于水湄的舟子迎来送往。骤风疾雨在细叶间穿梭，我甚至能看到怒生的水韭中的鱼跃，闻见不远的土皋上因密集的雨点砸下来泥土生腥的气息。

这里没有君王的野宴。承平的岁月里，有的是一些风雨中的斗笠、互应互答的渔歌，以及，一些里人之间的寒暄、避风而行的相扶相携……

卖绣品的女孩，一再对我强调它绢帛的质地、精美的绣工，以及种种价格不菲的理由。

可是，她没有告诉我，这是一卷平和而丰腴的田园，是被骤雨濡湿的乡愁，是离开后，再也回不去的那些单纯而美好的岁月，是当发已星星，对着稚子盎然地描述当年草丛中的蟋蟀、秋树上的蝉蜕，换来的只是稚子莫对、垂头而睡的淡淡怅然……这些，是高价如何都不能买断的。

在这场疏狂的雨里，戎马倥偬的将军不再是将军，而是回乡剥藓洗苔、离政息心的风雨夜归人；那个坐在藤椅里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也不再是物理学界的泰山北斗，而是在一个多雨的午后，偷拿了父亲好友张善孖的画作，折成纸飞机，在自己家里——网师园的寂寂长廊里，放飞了一地的那个满不在乎的小女孩；作家们也不再是作家，是站在母亲坐过的台阶前默然凝神、不堪隔世之悲的赤子；是走过母校门口，驻足、翘首，怀着一腔爱与离愁的善感女子……我列举的“他们”，是李根源、何泽慧、柳袁照、范小青。

但何止是他们呢？在这本集子里，在焦黄的往事里，在这些大家们辉煌的履历、耀眼的光环背后，是一个少年爽飒明亮的率真，或是人到中年的自己被引渡、或者引渡别人的时候那份相扶相携的人世间必需的温暖。

是的，我在看一轴画，却听见了风雨归舟中，故人短笛的轻响。

三

一天，我上课在讲成语，我说：社会黑暗、前途艰难，但在如此黑暗的环境中，君子仍不改自己的气节，用个成语形容，叫做——“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可是，话音刚落，好像哪里不对？

暮色四合，鸡鸣喈喈。千岩的风、万壑的雨即将倾盆而来，她扶门而立，满心是一种没顶的期待，以及，一种令人没顶的畏怯：这样的天气，他会来吗？桌上是热了又热的饭菜（管他是佳肴还是清粥小菜）和初醅的酒（还未来得及滤去酒糟啊），爱的定义原不在物质的丰裕，焦灼的期盼里便有一种无限的延展。

最深的疲惫，是你不再来的等待。她低叹。

四乡如墨，一灯如豆，那个穿着青衫的温雅君子来了，在沾衣都不觉湿的杏花雨中，也许还骑着马。黑夜中的古道微尘轻飏，已经能看见不远处的小屋透出的那一点橘黄的灯光，一垂鞭，勒马蔓草间。近乡情更怯，前尘往事，都在那盏灯中燃烧起来。

——他终于如约而来。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夜霾、鸡鸣，有什么打紧？他的到来便是佳酿、炉火与晨光。——原来，所谓“晦”，未必来自风雨，而是来自心情；所谓“喜”，不论夜色如墨，只因洞见来人。

这来自《郑风·风雨》的八个字，哪里是说君子不改气节呢？分明是一种温暖的等待。

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

大风大雨中若有故人来，那是一定要举樽共饮的，天气阴寒，能不顾风雨、执念而来的，必是相知相倾之人。衍而化之，姑且不论社会黑暗与否，路途艰难是必然的，在如此晦暗的环境中，君子能不负初约而来，那不曾改变的，原是他的初衷与追求吧。

咦，怎么又绕回来了？学生们偷笑。

但我忽然就相信了，一定是这样的。否则，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这个园子怎么变成了一座女校？必是有一群相知相倾相约之人，共担了一肩风雨、胼手胝足做了些什么。然后，在这一百年里，蔡元培、胡适、竺可桢、贝时璋、苏雪林、沈骊英、费孝通、杨绛、何泽慧、叶楚伧、陆璀、彭子冈、李政道、张羽、黄会林、范小青、秦兆基、陈雪春、汪婉、朱文颖……这些身影来了又往，只是，能在这园子里遇见你，云胡不喜！

花腾日暄时，你来，我不必迎你；风雨如晦时，你来，我必等你。

是的，我在编一本书，一本校友、校董的散文集。当看到这些名字以及以这些名字署名的文章一一序列在这本集子里的时候，我莫名地顾盼自雄起来，因能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行，并且幸运的是，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我都不必去寻，他们就在这座园子里，从未离去。

如果说，等待雨，是伞一生的宿命，那么这个园子是一把伞吗？紫竹为柄，油纸敷面，八十四支伞骨下，等待着四季滂沛而来的雨。

是为序。

2013年10月12日

目录

序一

重回母校 / 黄会林

序二

风雨，故人来 / 唐岚

张元济

印行《四部丛刊》启	001
致鲍咸昌	003
中华民族的人格	005
评论 / 张元济不可追	007

蔡元培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010
祭亡妻黄仲玉	014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017
评论 / 世间再无蔡元培	020
附 / 感恩蔡元培	026

章太炎

《革命军》序	032
原儒（节选）	035
评论 / 国学与革命	037

于右任

亡国三恶因	040
评论 / 见微知著 洞若观火	041

李根源

豫定游渔洋山	043
豫定游白马涧、登支硎中峰	046
豫定游上草堂、无隐庵、金山天平山、 支硎山、寒山、岞崿山、何山	049
评论 / 爬梳剔抉 功泽千秋	052

叶楚伧

春晓回文	055
金陵杂咏	056
古戍寒笳记（长篇节选）	057
小说杂论（节录）	061
评论 / 旧学深厚 文思深邃	063

王謇

《宋平江城坊考》撷采	067
为振华女校三十周年作	069
评论 / 稽古钩沉，呕心沥血	070

竺可桢

大自然的语言 072

评论 / 大自然物候现象的优美解读 075

汪懋祖

发扬苏州人的优点 077

与阮乐真先生书 079

从历史上探讨云南土族的统系 083

评论 / 丁宁训戒皆足垂范百世 091

叶圣陶

藕与莼菜 093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096

两法师 099

评论 / “为人生”著文章 105

苏雪林

喝茶 107

绿天 110

我的父亲 115

评论 / 独特人生 魅力散文 119

附 / 六十年以后致函“十中”的苏雪林 121

费孝通

一封未拆的信——纪念老师沈骊英先生 124

《爱的教育》之重沐——振华女校四十周年 129

纪念献给校长王季玉先生

肺腑之味——苏州木渎鲃肺汤品尝记 132

评论 / 自在圈外	136
附 / 费孝通的师生情	139
杨绛	
“小趋”记情	142
回忆我的姑母	149
冒险记幸	162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170
评论 / 与世无争 睿智幽默	173
附 / 我们的杨绛	175
何泽慧	
洪君传顺追悼会	179
旅行杭州记	181
评论 / 质朴大气	183
附 / 像何泽慧那样做校友	185
彭子冈	
虎丘纪游	188
人	190
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192
评论 / 名如其人，文亦如其人	195
陆璀	
“一二·九”中的一段插曲	198
万里探故友	203
献给级友	207
评论 / 璀璨如晨星	210

桂秉权

母亲的怀念	213
腰里转	216
文星永耀 德泽长存	217
尚小云谈戏	223
评论 / 始于离者，终于和	230
附 / 桂秉权老师	233

范琪

A Soul of Humanity	238
Some Chinese New Year Customs	241
归途中	245
评论 / 仁心仁术济苍生	247

张羽

窗	249
春到大观园	252
高山与小溪	255
评论 / 情浓笔端	260
附 / 历史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节选）	262

仇春霖

甘露的秘密	265
万紫千红的花	268
评论 / 诚言不谬谱自然	276

秦兆基

何泽慧和她的中学	279
----------	-----